



E.L.Doctorow
E.L.多克托罗作品

纽约兄弟

E.L.多克托罗 著 徐振锋 译

HOMER & LANGLEY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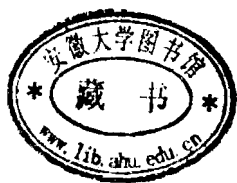
E.L.Doctorow

E.L.多克托罗作品

纽约兄弟

E.L.多克托罗 著 徐振锋 译

HOMER & JANGIE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1-055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纽约兄弟/(美)多克托罗著;徐振锋译.—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574-3

I. ①纽… II. ①多… ②徐…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1411 号

E. L. DOCTOROW

HOMER & LANGLEY

Copyright © 2009 E. L. Doctorow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1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特约策划: 彭 伦

责任编辑: 马爱农

装帧设计: 张志全

纽约兄弟

[美] E. L. 多克托罗 著 徐振锋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8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7.75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02-008574-3

定价 25.00 元

HOMER & LANGLEY

献给凯特·梅蒂纳

我是霍默，眼盲的弟弟。我不是一下子失明的，而是像电影淡出一样衰退。当我得知自己的视力正在减退时，我想衡量一下这个过程，当时我二十岁不到，对什么都有兴趣。那年冬天我站在中央公园结冰的湖面上，人们都在那上面滑冰，我则看着四周的景物，每天计算着哪些看得见，哪些看不见了。中央公园西面的那些房子最先消失，它们变得越来越暗，好像溶进了黑暗的天空里一样，直到完全看不见，接着树开始变得形状模糊，终于，在那个严冬的尾声，也许是二月底，我眼前只剩下冰面上幽灵般的人影飘来飘去，接着只有白色的冰，那最后的光，变灰转成全黑，从此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尽管我能清楚地听见冰刀快速划过冰面的咔嚓咔嚓声，让人心满意足的声音，柔和的声音，虽然全神贯注地听你会发现它比想象中冰刀的声音更低沉，也许是冰面下水流低音回响的缘故，咔嚓，咔嚓。我听到某个人快速地向某个方向移动，

然后转身急停发出长长的唰的一声，此刻我也会笑出来，为这位滑冰者突然急停的能力而高兴，咔嚓咔嚓一滑而过然后唰的一下停住。

我当然也很悲伤，所幸我那时还太年轻，不太懂什么是残疾，心里想的只是用我其他的能力继续生活，比如我出众的听力，我把听力训练到灵敏如亲眼所见。兰利说我的耳朵跟蝙蝠一样，对此他还做了测试，他喜欢把一切都拿来做一番审查。对我们家的房子我自然了如指掌，全部四层楼，能够毫不犹豫地上下楼梯进出每间房间，记得每样东西的位置。我知道会客室，父亲的书房，母亲的会客室，餐厅以及里面的十八把椅子和那张胡桃木长桌，管家的食品储藏室和厨房，客厅，卧室，我记得楼层之间有多少节铺了地毯的楼梯，上下楼我甚至都用不着楼梯扶手，如果你以前不认识我，你都不会发现我眼睛瞎了。但兰利说只有剔除记忆才是对我听力的真正考验，于是他把周围的东西换了位置，把我带到音乐室，他事先已经把钢琴推到另外一个角落，把画着水中苍鹭的日本屏风挪到房间中央，而且为了考验我，他在走廊里让我不停转圈直到丧失方向感。我忍不住笑起来因为你知道我会绕过屏风正好坐到钢琴前面，如同看见他重新摆放这些东西，我能听见

这些事物表面的声音，我对兰利说，蝙蝠眼睛看不见但是会发出声波，它靠这个知道方向，但我不需要发出声波，不是吗？他真的叹服了，兰利比我大两岁，我总是想尽办法来让他刮目相看，那时他已经是哥伦比亚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了。你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带着探究科学奥秘的兴趣。我说：物体推开空气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它们，或者说我能感觉到事物的热量，你可以让我转圈转到头晕，但我仍然可以探知哪里空气里填充着实物。

失明还带来了其他的补偿。我有私人教师负责我的教育，接着，很自然地，我毫不费力地被西区音乐学院录取，在失明之前我就已经是那里的学生了。我的钢琴技艺让我的眼盲可以被社交圈接受。我年纪大一点的时候，人们谈论着我的勇敢，姑娘们当然也很喜欢我。那个时候的纽约社交圈里，父母们保证女儿嫁个好郎君的一个方法就是从一出生就警告她们，当心男人，不要轻信他们。那个时代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要早许多，奇装异服、女性抽烟喝马蒂尼酒都还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一个有着好家世的英俊盲小伙儿就显得特别有吸引力，因为他不可能公开或偷偷做出任何不雅的疯狂举动来。他的无助对一个生来就被训练成无助的女人来说是非常

有诱惑力的。这让她感到坚强,处于主导地位,能够激发她的同情,我的失明,可以做很多事。她可以面对我表达自己,释放被压抑的情感,因为她无法对一个正常人这么做。我的穿着非常得体,我会用刮胡刀刮干净胡子并且从不刮伤皮肤,在我的指示下,理发师会把我的头发留得比当时的普遍长度更长一些,所以在聚会时我坐在钢琴前弹奏《热情》或者《革命练习曲》时,我的头发会飘扬起来——我那时有许多头发,一头厚厚的棕发,从中间分开向两边垂到耳际。那是弗朗兹·李斯特式的发型。有时当我和某位女性朋友坐在沙发上,周围没有别人时,她可能会吻我,抚摸我的脸庞并亲吻我,而我,作为盲人,可以把手不动声色地放到她的大腿上,她也许会吃一惊,但为了不让我尴尬她会放任我的这一行为。

作为一个从未结过婚的人,我得说我曾经对女人非常敏感,事实上是非常懂得欣赏她们,我在那个时候已经有过一两次性经验,就在我还不到二十岁,还是个年轻英俊的盲人的时期,那时我的父母还在世,举办很多派对,在家里款待的都是城中的精英人士,我们家的装饰风格是对维多利亚晚期设计风格的致敬,这种风格同现代风潮格格不入——比如我们的

家族朋友埃尔茜·德·沃尔夫家的装修风格就和我们家大相径庭，我父亲拒绝了埃尔茜要重新装修我家的建议，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踏足我家一步——这种装饰风格总是让我感到舒适，扎实，可靠，那些配上大靠垫的家具，悬垂着装饰性吊穗的皇家直背靠椅，高至天花板的落地窗上的厚重窗帘，镀金的悬杆上挂着的中世纪挂毯，带弓形窗的书柜，厚波斯地毯，配着流苏灯罩的落地灯和配套的漏勺和双耳瓶……这是一种兼收并蓄的风格，记录了我们父母去各处旅行的成果，外来者可能会觉得拥挤，但对我们来说却很正常并且正确，这是我们从父母那里继承的遗产，兰利的和我的，我是指这种和无数没有生命的物件生活在一起并在其中走动的感觉。

我们的父母每年都要出国旅行一个月，搭乘这艘或那艘邮轮，当邮轮——是卡玛尼亚号？毛里塔尼亚号？还是纽瑞萨尼亚号？——慢慢驶离港口，他们会站在三层或四层的甲板上越过栏杆向我们挥手。他们在上面看着那么小，感觉就像紧握在护士手里的我的手那么小，邮轮的汽笛声在我脚下震颤，海鸥在欢快地飞舞，仿佛某种盛况正在眼前发生。我曾经很好奇父亲不在的日子里他的那些病人该怎么办，因为他是著名的妇科医生，我担心她们会在等待他的过程中生病，

甚至可能死掉。

即使我的父母正在旅行途中，在英格兰，意大利，希腊，埃及，或者随便什么地方，总会有一些装好的箱子由铁路快递公司运送到家门口，预示着他们不久后即将归来。这些箱子里往往装着古老的伊斯兰地毯，珍稀的书籍，一座大理石喷泉，一堆少鼻子少耳朵的罗马雕像，或者是带着粪便味的古旧衣橱。

终于，在一片欢呼声中，在我几乎已经要忘记他们的時候，一辆出租车停在我家大门口，父亲大人和母亲大人亲身从车里走了出来，肩上挎着那些他们没有提前运来的珍宝。他们并非健忘的父母，每次总有礼物带给我和兰利，总是些能让孩子尖叫起来的礼物，比如一列古董玩具火车，精致得让你无法把玩，或者是一把镀金的梳子。

我们自己也会旅行，我哥哥和我，年少时都常参加夏令营。我们的营地在新因州一块有树林和田地的沿海高地上，是个欣赏大自然的好地方。当我们国家的上空冒出越来越多的工厂黑烟，煤矿里轰隆隆地运出越来越多的煤，越来越多的

机车轰鸣着在深夜里驶过，越来越多的收割机划过稻田，越来越多的黑色汽车充斥街头，摁着喇叭横冲直撞时，美国人民就越发崇尚大自然。这种信念常常会传递到孩子身上。我们就是那样，住在缅因州的原始木屋里，男孩和女孩分开住在相邻的营地。

当时的我正处在感官功能的全盛期。我的双腿比现在更灵活，双臂强健有力，我能够看见这个世界，能够感受到一个十四岁少年所能感受到的所有那些无意识的幸福感。离我们营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处山崖俯视大海，上面是一块长满茂盛黑莓树丛的草地，一天下午，我们一群人在那里采摘黑莓，一边采一边吃，一口口咬向湿湿软软的、带着果皮的果肉，我们追着飞舞的蜜蜂从一片树丛跑到另一片树丛，嘴巴里塞满黑莓，汁水都从嘴角流了下来。一群群上下飞舞的小虫子让空气变得滞重，一会儿扩展一会儿收缩，仿佛天象在变化。太阳照在我们头上，身后的山脚下，黑色和银色的岩石一如既往地承受着潮水的冲击同时又劈开潮水，更远处，大海闪耀着阳光的碎片，所有这一切都映现在我清澈的眼睛里，我以胜利的姿态转过身望向那位我心仪的女孩，她的名字叫埃莉诺，我张开双臂如同魔术师一般向她深鞠一躬。当其他人继续向前去的

时候，我们故意逗留在—簇黑莓树丛后面直到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们在那里没有人看管，这违反了营地的规矩，我们自以为是成人了，但在思考再三之后还是走了回去，手牵着手，连自己都没有注意到。

还有比这更纯洁的爱吗？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她的手温暖湿润，眼睛和头发一样黑，这就是埃莉诺。她比我高出整整一个头，但我们两个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我记得她咬舌的习惯^①，她要发 S 音时舌尖就会卡在上下牙齿之间。她不是女生营里常见的那种自信满满八面玲珑的人。她穿着和她们一样统一的绿衬衫灰长裤的服装，但她总像是一个人，而在我眼里她是那么与众不同，迷人，有思想，总是憧憬着什么，这一点跟我自己很像，虽然我们都不清自己具体憧憬着什么。这是我的初恋，我的认真劲儿让住在另一间营房的兰利都没敢取笑我。我为埃莉诺编织了一条手链，还用白桦树皮做了一艘独木舟送给她。

噢，我在说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男生和女生的营地被一道高高的铁丝网隔开，那玩意儿有点像是防野兽侵袭用的，

① 咬舌特指一种口齿不清，咬舌的人会把 s 读成 th，有点类似中文中平翘舌音不分。

所以要翻过它或者从底下挖过去将是一场大冒险，有些高年级的男生会这么干，他们跑过女生营地一边叫喊一边躲避追赶的辅导员，把女生营房的门敲得嘭嘭响引发出一串串欢快的尖叫。但是埃莉诺和我总是在大家都睡了之后才越过隔离网相会，在星空下漫步讨论人生的意义。事情就发生在一个八月的温暖夜晚，我们俩沿着山路走了一英里左右，看见一座乡间小屋，跟我们住的营房差不多，都是为了人们亲近自然而建的。但这间屋子是给成年人住的，给家长们提供的。整间屋子都黑漆漆的，只有窗户那里有闪烁的光冒出来，我们被这点光所吸引，踮着脚尖走上门廊，透过窗户，看见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那是后来被人称作色情电影的东西。那些淫荡的内容就呈现在一块便携式的像是大遮阳板的屏幕上。在反光中我们能看见一群聚精会神的观众的剪影，都是成年人，坐在沙发或椅子上，身体向前倾着。我记得投影仪的声音距离开着的窗户不远，它发出的嗡嗡声好似蝉鸣。那屏幕上的女人，裸体但穿着一双高跟鞋，仰面躺在一张桌子上，而那个男人，同样是裸体，站着，双手握住她的小腿让她可以接受他的器官，当然他首先向观众清楚展示了这一器官的巨大尺寸。他长得很丑，秃顶，皮包骨头，只有这个不成比例的硕大器官让

他得以与众不同。当他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推进女人的身体时，女人则做出拉扯头发的动作，同时双腿向上抽筋一样地踢着，两只鞋尖快速不断地刺向空中，触了电一样地震颤。我当时看傻了——被吓坏了，同时又被刺激着产生了一种类似晕船的不适感。我现在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移动影像技术一经发明就立刻被用于色情行业。

我的好朋友当时有没有吓得喘不过气来，有没有拽我的手把我拉走？如果她这样做的话我也不会注意到。当我完全恢复过来时，转过身发现她不见了。我沿来路往回跑，在这个闪着月光的夜晚，一个如黑白电影般的夜晚，我看不到前方有任何人。这个夏天还有好几个星期，但我的朋友埃莉诺再也没有跟我说过话，连看都没有看过我，我接受了她的这一决定，因为我从性别的角度上和那位男演员是一伙的。她从我身边跑开是对的，那天晚上我的脑中已经没有了浪漫的位置，取而代之的是性，这才是我该对她们做的事，对她们所有人也包括可怜的害羞的高高的埃莉诺。这是一个愚蠢幼稚的胡思乱想，十四岁的头脑里不该有这样的想法，但它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成年男子的脑中，即使他们所面对的可能是比他们自己更热切渴望交媾的女性。

当然在观看那部下流小电影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我和埃莉诺一样感到被这个成人世界所欺骗。我不是在暗指我的父母也在其中——他们不在。事实上后来我向兰利倾诉这个秘密的时候，我们都同意我们的父母是对肉欲免疫的人。我们当然还没有天真到以为他们只进行过怀上我们两人的那两次性行为。但是对他们那一代人而言，做爱只能在黑暗中进行，其他时间场合都不能提及或承认，这是一种礼仪。生活正因为这些仪式而变得可以忍受。即使是和最亲近的人在一起也要穿得正式。我们的父亲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衬衫领带和三件套西服套装，我几乎不记得他穿过其他款式的衣服。他的蓝灰色头发总是剪得很短，留一部整齐的小胡子戴夹鼻眼镜，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其实他是在模仿当时总统的样子。而我们的母亲，身材丰腴，裹紧在当时的服装里，丰盛的长发一把扫起盘成羊角的样式，她的形象充满了母性。那个时代的女性穿盖过脚踝的长裙。她们没有选举权，我母亲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尽管她有一些朋友是争取妇女选举权团体的成员。兰利说我们父母的婚姻是天堂制造的。他并不是说他们之间有伟大的罗曼司，而是指我们的母亲和父亲在年轻时就已把他们的生活置于《圣经》的规范之中，如同这是他们

的义务一般。

我这个年纪的人会记得很久以前的事，却想不起昨天发生的事。我对去世很久的父母的记忆已经严重模糊，他们的形象仿佛掉入了时间的深渊而变得越来越小，视觉上的细节也越来越少，好像时间变成了空间，形成了距离，那些过去的人物，即使是你的父母，都因为离得太远而无法辨认。他们被凝固在他们的时代中，与之有关的一切都一起消失了。我能记起一个相识不深的女孩，比如那个埃莉诺，但关于我的父母，举例说，他们曾说过的话，我却连一个字都不记得了。

这让我想起了兰利的“替代品理论”。

我不太确定他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提出这个理论的，但我记得我当时以为这跟大学有关。

我有个理论，他对我说。生活中的一切都会被替代。我们是我们父母的替代品就像他们是他们上一代人的替代品一样。我们在西部杀掉的那些牛群，你会认为它们完了，但它们不会被全部杀掉，新的替代品会重新补充牛群的数量，这些替代品和之前那些被杀掉的牛并不会有什么分别。